

茶余集

中森

第一次听到书店街仁字,是父亲对我说的。

记不准伯说的是开封第一次还是第二次解放时,大街小巷残留着战火硝烟的气味,大街上一辆军用卡车飞驰而过,掉下一捆军毯,没人去捡。记得清楚的是头天书店街失火,天成元墨庄年轻的赵掌柜赶去参加救火,第二天在书店街买回了大半麻包的处理书。那些书,就放在父母卧室一面墙的山架上(山架,是伯的叫法),《大红袍》《济公传》《三侠五义》……少年的我也是从那里知道了海瑞、济公、包龙图和锦毛鼠白玉堂……蓝封皮竖书名的《济公传》是多卷本,我初中时上课偷看被老师没收,始终没有归还我。我当兵8年退伍,那些书都不见了,想是家里生活困难时给卖了。

书店街去的最多的时候,是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阶段,首选是新华书店。寒暑假期间,就站在书架前,头天

书店街

看到某页结束,用钢笔在手心记下页数,第二天接着看,就这样一本接一本读完了当时流行的国内长篇小说。读国外的书是在入伍后,18岁时,在禹县新华书店买了我的阅读史上的第一本书——莫泊桑的《一生》。还记得当时我对柜台里那位留剪发头的中年白净女售货员说,请您帮我推荐一本外国书好吗?她不假思索郑重地说出莫泊桑的名字与《一生》的书名;自然,读书与购书也注定陪伴我整个一生。

书店街路东,有“包耀记”“晋阳豫”,是全市闻名的点心店,天成元墨庄生意红火时,伙计们不断被掌柜支使来这里买糕点,多是走亲访友用。细想,把精美糕点铺选在这条街上,也不失为以精神食粮命名街道的一种金镶玉般的构建。

翻阅历史,不足一公里长的街道,北宋时称“高头街”,明朝易名为“大店街”,清乾隆年间正式命名为“书店街”。我国不少著名的书局都曾立足于这条街,例如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当年居然挤不进来。满世界以书店命名的街道并不多

见,日本东京倒是有一条“神田书街”。

从书店街南口出来朝东,穿过鼓楼街,在十字路口南路东,有一家“山河书店”,好像是公私合营,今已不复存在。我之所以记得它,一是上世纪50年代父亲在北邻的土街模范商场里有门面,母亲常支我给伯送午饭。用的是那种多层的搪瓷提盒,馍、菜、汤分开盛着。人冬的一天从书店路过,寻思时候还早,就拐了进去,看准了一部书,如饥似渴地读下去,直到后脑勺被扇了一巴掌,惊鸿一瞥,是父亲恼怒的脸。书架下提盒里的饭菜早已凉透。再就是退伍后我在那儿认识了一位叫段建国的书店朋友,他知道我当时写诗,慷慨赠我《泰戈尔诗选》和《雪莱诗选》。赶上春节前夕,还会送我一轴印刷精美的挂历,记得有年赠我的是荣宝斋出版的印在宣纸上的足可以乱真的国画大师们的作品。妹妹家买了新房,为了贺喜,我把齐白石的荷花图拿去装裱,还真把装裱师给惊着了。我书架上的《莎士比亚全集》,也是在山河书店买的。

除去读书、购书,生命中与书有关联的,是一次“上书”。

2016年3月,在我熟悉的东大街三联书店、书店街古都书店相继关门后,又传来80后所经营的一家书店即将倒闭。我当夜给市领导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政府出面关心文化古城岌岌可危的图书市场。很快,市政府拨出200万元资金,专项用于扶植开封市的实体书店。对于那些挣扎于困境中的书店,这不啻于一场甘霖。事后,有女大学生费尽周折找到我竹韵邨的家献花,我很感动。几家媒体记者要采访,我拒绝了。一位认识我的省报负责人在电话里说,这座城市开书店的人会感谢赵老师的;诗人蓝蓝称中森老师是英雄。我都没有接话,说实在的,十里城郭,除了文坛少数熟人,走在大街上没人认识我,更别说恁多书店老板了。充其量我中森是一棵树、一支笔、一锭墨、一页纸;所做的那档事若提升到层面上,不过出于读书人的良知及为弱势群体的一声呐喊,仅此而已。

一切都过去了。路还要走,书仍要读,书店街的历史在延续。我相信后人在研究她的历史时,会发现21世纪的书店街独特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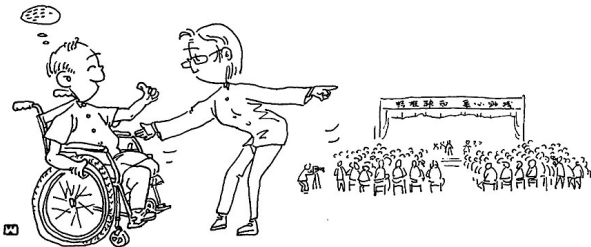
一次有意义的活动

吴建华

5月20日,是第28个全国助残日。这天上午,我早早就赶到了金明广场,参加由市残联、市文明委、开封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一次“精准扶贫,爱心助残”大型公益募捐及文艺演出活动。

其实我并不是活动的工作人员,也不是参加演出的演员,我只是同其他普通市民一样,自发地来参加这项活动,献出自己的爱心。当然,其中也包含一点儿小小的私心,我想为参加演出的亲家母的舞蹈队拍几张照片,留下珍贵的纪念。

活动定于9点开始,谁知亲家母她们的舞蹈队早已到了,正在广场一侧认真排练呢!虽然她们的舞蹈《中国脊梁》早已跳得十分娴熟,前不久还在刚刚结束的我市第三届“禹王杯”舞蹈大赛中获得了二等奖;但作为本次活动的开场舞,她们非常重视。听亲家母说,她们7点就来了。化妆,换服装,练习走台,适应场地,一遍遍地练习,唯恐出了差错。要知道,她们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但对于舞蹈事业的热爱以及对公益活动的热心,一点儿也不亚于年轻人,像这样公益活动的义务演出她们经常参加,且都是一丝不苟、认真对待。



活动还未开始,广场上已非常热闹了!工作人员调试音响,演员们紧张排练,市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忙前忙后。我被志愿者的热情所感染,主动走上前去,帮助摆座位,分发饮用水,并帮忙将坐轮椅的残疾人代表引导到前排就坐。

活动开始,高亢激昂的开场舞《中国脊梁》顿时吸引了全场观众。舞蹈队员在热烈奔放的戏歌中翩翩起舞,彩扇翻飞,姿态优美。“看见你从雪山口奔向大海洋,一路九曲留下了绝唱……”多么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曲调啊,显示出了中国人民筑梦的信心及强大的力量!

演出中,市残联康教中心聋儿语训部表演的舞蹈最令人感动。一群可爱的儿童在两位老师的带领下欢快起

舞,展示了他们在语训中心的日常活动。虽然他们都有着轻重不同的听力障碍,但却显示出乐观向上的自强精神。看着少儿们及台下的残疾人代表脸上开朗的笑容,我深切感受到,有党和政府的关心爱护,有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热诚相助,生活在我们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每个人都是幸福的!

参加这次活动,使我看到了活动彰显出的正能量及大家的殷殷爱心。不论是举办单位的工作人员、演出人员,还是志愿者,都是义务付出不求回报,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来帮助残疾人,尽显温暖的春意和融融的爱心。正如歌中所唱的那样,“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插图 吴勇

影响我教学生涯的两部书

刘泉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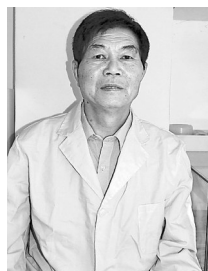
从读书到教书,我一生与书结下不解之缘。不过,对我的教学生涯影响最大的只有两部书。

一部是《中华大字典》。1957年,我初为人师就被分配到干部学校任教。教比我年长的学生,心里没底,生怕教不好。之后,一位老教师看出我的忐忑不安,便向我推荐了《中华大字典》,这是当时我能找到的最理想的工具书。于是,我爱不释手,每天给自己规定任务——默背三四十个单字,以积累不断认知的词汇量。久而久之,我对汉字的认知规律有所掌握。“隹”在古文字里就是象形字,像一只鸟。如果稍加变化,一个“小”加上“隹”,就是“雀”,也就是小鸟的意思。再如:“氵”旁,都与水有关,像江、河等。最明显的象形字是“涉”,“氵”是“水”,“止”是“脚”,所以两只脚淌水就是“涉”。这样举一反三,我所掌握的词汇量与日俱增,教学上也更加得心应手。日复一日,那些美丽的汉字,从时光深处走来。不到半年,我的教学质量有所提高,并且在全市的公开课上赢得称赞。从此这部《中华大字典》便成了我教学上的忠实伙伴。

另一部是《辞海》。“文革”之后,在复课的浪潮中,我被“卷”入普通中学当老师。面对见多识广、思想活跃的青年学子,感到自己的知识储备量明显不足。有一次,有位同学提出质疑:“老师,叫值日生‘打扫卫生’的说法是不对的。把卫生打扫了,不是不卫生了吗?”当时,弄得我十分尴尬,下不了台。事后,我翻阅了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才弄清了这是古汉语中的一种传统用法——为动用法。它的意思是:为卫生而打扫。通过这件事,我当即决定更新工具书。随后便在新华书店订购了一部《辞海》。其前言中说:“全书选收单字14872个,选修词目91706条,包括成语、典故、人物、著作、历史事件、古今地名、团体组织以及各学科的名词术语等……”当年,语文老师被称之为“杂家”,因此,这部书太适合我了。那时,我的月工资只有60多元,还要供两个孩子上学,但是我还是咬咬牙花了22.2元买下了这部书。

以前我读过的许多书都已渐渐淡忘,唯独这两部影响我教学生涯的书却让我念念不忘,我时时在书香里体会它们的色彩,体会它们的味道。心存温馨,日子过得很自在。

雨泽的视力有了好转



开封武氏明目堂 副主任医师 武云龙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王予杰 实习生赵晓阳报道 “我现在两个眼睛都看得特别清晰,这简直太好了!”昨日,记者在武氏明目堂采访时,6岁多的女孩雨泽刚刚检查完视力,高兴地说。

一个多月前,雨泽在体检中被发现患上了弱视,同时还伴有双眼远视的症状。雨泽的父母非常着急,带着雨泽四处求医。后来,听许多人说,武氏明目堂治疗儿童弱视效果特

别好。于是,他们就带着女儿雨泽到武氏明目堂进行治疗。在两个疗程、每个疗程20天的治疗中,雨泽从不间断,她最大的心愿是自己的弱视能够治好。武云龙副主任医师运

用高超医术,对雨泽进行精心治疗,而雨泽也积极配合。目前,她的弱视已有了很大的好转,笑容在她的脸上绽放,她又可以像其他孩子一样拥有正常的视力了。